



话剧《繁花》剧照。

上海话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寻找平衡，就好像酸碱度 pH 值，我们在寻找那个最适合的点。我们不断在调整，也得注意不能走得太远，把小说的文学性丢掉。

另外，我们靠的是直觉。我改编话剧就靠两把尺子，一把是原著，一把就是日常生活。在原著和日常生活之间，我在找一个平衡点。这个平衡点，我觉得是可以和观众达成共识的，大家也是可以理解和认同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话剧演员习惯的还是普通话的演出，用上海话来念台词会不会不适应？

马俊丰：是的。尤其是第一季排练的时候，我们花了大半个月来让他们适应用上海话演话剧。他们一开始在舞台上说上海话会笑场。说上海话有两种感觉，一是吵架时哇啦哇啦的上海话，另一种是很性感的、迷人的感觉。我们尽量选择靠后者的感觉，展现上海话迷人的一面。话剧演员以前老师都要求他们尽量大声说，让最后一排的人也听得见。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而且上海话的质感要求他们不能太大声，带着麦、轻声说话可以有更好的表达。所以我要求演员非常小声地说话，把麦克风的质量调到非常好。两个人在那聊天，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场景，我们在舞台上还原了。同时，从外部行动进入内心的活动。我想，这部戏对我的戏剧观影响很大，对演员也影响很大，对中国的戏剧类型多元化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。《繁花》第一季也演了 100 多场了，反馈很好，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对的，那我们

还会坚持将这种质感延续到第三季中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王家卫的电视剧版《繁花》你有看吗？

马俊丰：我没有看，只是网上的一些小视频我看了一下。不过我知道他来看过我们话剧。我是因为喜欢这部小说、热爱这座城市才来导《繁花》的。所以我严格要求以小说为圆心进行创作，这个基本点不可动摇。王家卫导演听说改得很多，我想他可能更喜欢小说带给他的一种气氛、一种感觉，或者小说对他来说是一种药引子，引发他的创作。而在我们剧组，书粉很多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分享，我们在书中又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。所以我说我现在的创作分两种，一种是《繁花》，一种是其它作品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对近年来上海戏剧的发展怎么看？

马俊丰：我认为百年以后，中国舞台剧应该给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立传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对上海戏剧的发展功不可没，用商业性戏剧打开上海市场，培养了上海的话剧观众，然后又将经典戏剧引入进来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做了很多工作。

近些年来，上海话剧市场百花齐放，又有新空间的引领，又有音乐剧的热潮，上海的演出市场一下子变得非常非常热闹。热闹，当然非常好，首先要更多的人去剧场看剧。热闹之后，也要有所警惕：不要光有量，没有质。近些年上海特别好的剧不多，在向数量冲刺的时候，还是需要静下心来，向更高的艺术高峰攀登。留下好的作品，才对得起现在这样的市场。■